

鄱陽縣志卷之十三

藝文上

文之爲用經國遠猶乃其大者爰首奏議屬事比詞可以傳信碑紀次之其他言人人殊不盡文而文之體備焉采詩以觀民風後世廢矣鄱自黎口唱美劉葉響臻嗣是代不乏人亦江山之助與非鄱人而文若詩爲鄱作者并輯之作藝文志

奏議

鄱陽縣志

十三卷

一

辭位歸國表

陶侃

舊志作辭長沙郡刺史開府武昌封長沙州兼荆江二州刺史開府武昌封長沙郡公至是疾篤辭都督刺史之位歸郡公沙非辭封爵也就舟一夕薨于樊溪

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之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愾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

臣父母舊塋今在潯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

已勒

一本晉史作
勅于義爲長

國臣修遷改

晉史無
改字

之事

刻以來秋奉迎窀穸塋事訖乃告老下藩不
圖所患遂爾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間
者猶謂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爲陛下西平
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母丘奧于巴東授
桓宣於襄陽良圖未遂于此長乖此方之任
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
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

鄱陽縣志

十三卷

二

下雖聖姿天縱英竒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羣
儁司徒導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
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噐用
周時卽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諮敷融政道
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
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貲太尉章荆江州
刺史印傳棨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

正身回俗疏

彭汝礪

臣聞天下之事其出無窮而相禪于無所終

始者疑若甚勞而古之人君乃至於無爲者
能得其本而已以四方爲遠故所正者惟京
師以一國爲大故所正者惟其家以萬民爲
衆故所正者惟百官又以國家百官之富不
可勝治也故所正者惟其身而已所守者約
而所施者博此古之要道也陛下有仁孝之
行恭儉之德至誠惻怛之心至于此非難也
而臣自京師觀之滛麗之文勝淳厚之朴衰
謾誕之風長正信之俗微非所以示遠方也

自宮邸觀之公侯放于驕滛而不禁婦妾習
於侈靡而不嚴非所以示國人也自官府觀
之相尚以取譽相引以趨勢相傾以就利爲
上者殘其下爲貳者持其長非所以灑萬民
也陛下欲爲漢唐則固軼於漢唐矣欲至三
代而于此未正焉臣以爲未也蓋古之人修
身以正天下而其俗旣成之後雖抱衾之賤
妾知自克以義而非止于關雎之后妃也雖
衰世之公子篤于信而非止于麟趾之盛時

也雖江漢之匹夫皆知無思犯禮而非止于京邑之近也雖牛羊之賤吏皆知有所不忍傷而非獨公卿大夫之贐也以古準今何其寥寥哉其弊亦必有在矣陛下試反而思之其躬行之未篤歟其昔者奢侈之弊因循而未革歟亦教之未至而制之不嚴歟所求于士者止以語言而不以德歟所取于臣急于利歟不然何風俗之難回也陛下有聖人之才有崇高富貴之勢嘖呻俛仰■撫四海之

外惟無爲而已爲之無不可至也臣觀四方之學其言語態度短長巧拙必問京師如何不同則以爲鄙焉凡京師之物其衣服器用淺深濶狹必問宮中如何不同則以爲野焉以此知以質厚示之則無不從而質厚也異時皇族未嘗知經術也及陛下以經術造之而莫不欲爲經術異時士人未嘗知灋律也及陛下以灋令進之而無不言灋令以此知能以德禮示之則無不從而爲德禮也夫天

生烝民有物有則所謂質厚也德禮也皆其所固有者也因性之所固有而順道之蓋無難焉在陛下加之意而已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無足疑也小人以疏遠妄及陛下之家事以卑賤冒言妄及百官之嗜好以聖學之廣淵而道尋常之務以聖學之日新而言已陳之迹雖臣亦自知其踈濶也考之于古竊以爲庶幾焉唯陛下念之

減貢金劄子

洪邁

紹興間來每年遇聖節饒州有貢金一千兩而歛金十兩之額與他州例同此不與焉本州先期敷科吏緣爲奸豪商操權私價轉增遂致一方久罹其害人莫敢言罔知所起或云藝祖初年江南郡庫適有金取以獻長春節遂爲例或云發運司持錢收買或云政和以來轉運司撥所部內散收三說得之傳聞無所考信第民困官憂已非一日後郡守唐

文若奏乞蠲減詔付兩省時戶部郎魏安行持示左藏以他州攀例爲辭遂不得免所謂諸路祇貢聖節只繫銀絹饒固有之且已兼任泉臬兩司之數乃若干兩獨此郡任焉與他不等蓋失于敷陳也陛下恭儉愛民雖和糴百萬一割盡免苟知此患必垂矜恤夫千金在朝廷視之爲甚少在一州爲甚多况民力極敝甚不堪支朝家蓄金除交隣錫賚外所用不多可與減除昔仁宗采張方平之對

直降手詔罷河北榷鹽父老歡迎澶淵且刻之石臣之州民豈不知此臣不敢以鄉井自嫌隱嘿不言儻蒙聖慈不以臣言爲過願勿下有司經以御筆蠲減令本州量數措買不得仍前科歛民困稍蘇此患漸息仰請恩旨特賜宣示干犯宸嚴無任惶懼昧死投進乾道二年十月四日具劄子

曆日疏

童軒

成化十七年某月某日直隸真定縣儒學教

諭余正已奏稱見今曆灋氣朔爭差蓋由歷代造曆因循唐曆之弊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開坐造冊具奏乞勅部精加攷訂奉旨下本部勘議得余正已所言自堯卽位甲辰至今戊戌凡三千八百四十五年約之得四十四度餘一十七年蓋每章盡之年不置閏冬至爭差一十二日故今曆冬至朔閏月三者皆差良由因元舊曆推算一節竊惟曆日乃正朔之書自古帝王之有天下必改

正朔以立一代制度以新天下耳目誠爲政之先務經國之重典也借使置閏或差則春入于夏而時必不定矣子入於丑而歲必不成矣積而至久則寒暑反易分至啓閉舉非其時農桑庶務盡失其候又何以久釐百工致庶績之咸熙哉故唐堯之曆必考驗於昏中之星近代之曆必測驗於日月之食蓋欲灋不違天政不失時也太祖奄有天下肆命監正元統等參考歷代四十四家曆灋以洪

武十七年甲子爲曆元造大統曆頒行天下
訂正精詳超越千古英宗又置璣衡簡儀圭
表等噐於觀象臺考驗愈密曆灋愈精迨今
百有餘年每遇本監所算日月交食日時方
位及所躔宿度觀之於天測之於噐未始有
不驗者間有刻數先後之殊所食分秒之異
蓋由星土之有南北地形之有高下故耳使
果如余正己所言戊戌年當置閏十月而不
置閏冬至爭差一十二日則晦朔弦望必差

晦朔弦望旣差則遞年本監所算日月交食
并所躔宿度必俱差錯無疑矣今何爲而不
然乎况戊戌置閏遡而上之至唐至漢中間
二千餘年曆家所置之閏皆所當改作算日
月交食必皆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矣今
按歷代史臣所書惟宋乾德天聖慶曆三四
年間僅有候之不食其他何以不盡書乎臣
等又看得本官奏稱天地之間有自然之朔
望有自然之閏月十有九年七閏此皆自然

之冬至也日月交食此自然之朔望也斗指
兩辰間此自然之閏月也豈人力私智所得
而損益哉是又不知天有自然之運而人有
自然之數以自然之數求自然之運則雖千
載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故顓帝命重黎以司
天地唐堯命羲和以宅東西宋有子韋鄭有
裨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
之候氣以致耿壽昌鑄渾天之儀虞喜何承
天諸人立歲差之灋又安在不假於人力哉
矣

諫南巡疏

余廷瓚

臣聞璣衡旋運而辰極常居其所溟渤靜深
而衆水必朝其宗是以天子卽位曰登極大
君繼世曰宗子天地之大義古今之至理也
故恭己面南者享無爲之治而入駿周流者

見國事之非肆我祖宗稽古爲治每歲惟南郊一行實近在京畿之內雖間值邊鄙之驚亦不過命將而征誠知朝廷乃四方之極君身實萬物之宗用能臻太平之盛至百六十年之久仰惟陛下當鼎盛之年撫盈成之運稽古舊章已逾一紀項之西北少靖親御六飛汛掃妖氛間關半載臣等竊謂自今伊始當享泮渙之休而無復省方之舉矣夫何西征之役方已南巡之命又下臣等驚悸罔知

攸措謹以此行之甚不可者爲陛下一一陳之人情莫不惡勞欲逸櫛風沐雨孰安於龍樓雞帳之嚴涉水登山孰逸于桂掖椒房之邃舍其逸而從其勞是其不可者一裏河一帶漕舟之往來必由而國用之盈縮係之今茲南巡舳艫蔽江雖聖諭昭彰使通往來而一溝之水勢難兩便是其不可者二近聞淮安等處荒澇異常父食其子此在今日正宜寒心柰何滿目瘡痍未獲少痊而鑾輿又幸

其地臣恐遭霜之葉不可復風大憊之民豈宜再旱是其不可者三且龍舟所經必渡淮北沂江南黃河天險聞者心驚長江天塹見者毛悚陛下以不貲之軀甘此不測之險是其不可者四夫一日萬幾何由面陳其可否而內批之裁請徃復動經歲月廢時失事莫此爲甚是其不可者五况天下大噐也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是以止則深宮固門動則出警入蹕鄭重如此而意外之患時

或有之白龍負服肆無戒備則豫且之變臣有不忍言者矣是其不可者六荒凶相仍盜賊充斥地震乎下龍鬪乎上其所以驚戒者至陛下及今正宜如成湯之六事自責武丁之恭默思道柰何恬不自省方事逸遊其不可者七古之人君雖甚不得已如會盟親征亦必有太子親王監國然皆非盛世之事今前星未耀儲位尚虛衆建諸王各就藩府大本未定是其不可者八昔文王不敢盤于遊

畋尚書誦之隱公觀魚于棠春秋譏之陛下
修德講學親賢遠奸昧爽臨朝日昃忘食猶
恐憂勤不逮古人而貽付託不効之憂況又
以逸樂趣之哉是其不可者九夫帝王舉動
當順天意驗人心是舉也孤卿論列不已臺
諫繼之部屬又繼之雖以臣等踈逖之微亦
極知其不可陛下何苦違衆志以拂天意乎
是其不可者十伏望皇仁廣包荒之量奮獨
斷之剛急收成命寢此南行使朝野臣民樂

英主無難于改過臣等不勝殞越待罪之至
乞休致疏
陳文衡

臣待罪湖廣叅政專一督理漕儲凡職所當
爲與力所可爲誓竭駑駘以圖報稱臣之心
也其或職本當爲而勢不能以必爲左牽右
掣淹阻國計此則臣之遭也方今邊鄙多事
漕例加嚴臣早夜競惕時勤催趲然而見之
施行意見間有未孚權力誠有不逮與其畏
首畏尾自甘瘵曠之辜孰若明目張膽直陳

其故以決去就請據實言之湖廣兌糧水次嘉靖年間因城陵磯淤淺改至漢口又因廠灘水衝改至陳公澆軍民相安非一朝夕矣近以城陵磯居民浼鄉官艾穆求復兌軍揭送各衙門時漕運總督陳于陞不以爲然而巡撫李禎獨毅然欲行其說遂行多官集議上而司道下而府縣遠而衡長之民近而武左之軍萬口一詞俱以城陵磯爲不使其稱便者艾穆一人耳且穆所指陳公澆七苦第

謂衙門員役需索作奸只當懲其人何必易其地也會城咫尺兩臺諸司耳目至近苦且如是城陵磯去官司甚遠奸竇尤多苦豈止七哉楚俗慄悍駕馭爲難乃舍省城而就荒僻之城陵磯其亦不戒于昔之覆轍者又况夾河水涸難容多艘逆流而上道遠廢時此僉謀之所以未協也至于濬河之說尤屬難通流沙隨濬隨淤工費奚止萬計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徇一人之情興必不可成之役國

計謂何臣一念愚樸欲爲軍民熟計長便明知禎意向有在不敢阿徇亦度禎顧恤名義當不以此罪臣也及漕司以城陵磯不便具奏經奉欽依于陳公澹漢口分兌然禎則以城陵磯便請亦奉欽依咨臣遵照臣謂二十年以前漕儲諸務應聽撫臣裁奪已後既有成議應照漕司施行今一事而兩奉明文左牽右掣誠爲阻礙伏乞勅下該部轉行體勘司道府縣多官之言與鄉宦一人之言孰公孰

私孰便孰不便酌議妥當回奏以便遵行臣又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此士人出處律令也臣舊爲御史巡按宣大偶以事爲柄臣所銜致調外任凡七年柄臣死稍遷南工部主事歷十有二年陞廣東副使凡四年乃移今職臣他年旣不能媚柄臣以速富貴今日阿撫臣以就功名陋矣臣所羞也迂戇成性奉職無狀撫臣不加叅論而又薦臣臣誠上負國恩下負知己所謂不得其職宜去

者臣職掌不明展布爲難當去一以外寮指
摘都御史當去二臣嘗舟行爲風濤所驚遂
病怔忡力已衰憊弗堪稱任當去三并乞賜
臣罷斥別選充補使臣不遽填溝壑卽跼伏
田野有餘榮矣

請禁額外加派疏

史彪古

國家之財用取足於正供此從來之通義也
我

皇上體恤民隱愛養備至但邇來徵收不前欠
鄱陽縣志

十三卷

十五

罰日甚經諸臣之條議亦旣悉其弊矣第有
曾經申飭未實見奉行則額外之私派是
也若不立法嚴禁則

皇上之德意竟爲有司所中止矣蓋今之州縣
每有一項正供則加派一項名色雖多寡不
等然或升合而加以分毫積而計之遂盈千
百或一徵而派以數事合而算之遂浮正額
小民剝肉醫瘡竭力以完私派反致正供唯
日不足尤其甚者該管各衙門吏胥俱需打

點此輩之貪慾不飽則錢糧之數目不清以故有司必橫取於民以奉之幾以加派爲必不可已之用矣臣請

勅下直省各撫按將申飭私派之

旨刊入易知單內使愚民共曉歲終責成該撫按取布政司并本府並無私派甘結彙報戶部以憑察核若有私派或經撫按發覺或經糾道糾叅司府一體治罪其州縣有私派者毋論入已公用罪俱與貪黷等庶立法旣嚴人知警懼將見私派止而公儲裕民財阜而國用有賴矣

請禁職官興販疏

史彪古

從來天地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民裕則國裕古人所以重藏富于民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于鷄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言不與小民爭利也近聞在外通弊凡文武職官身任地方或令親戚或令家丁多造船隻恃勢興販其始也票發牙行賤價以強

販其繼也遍派鄉市重價以勒售商賈側目而視小民吞聲無訴以致貨物騰踴民生日蹙不知愚民自耕鑿而外全恃此土物貿易下以資生上以輸課若盡奪其利而不少留餘地無論民不堪命卽揆之身居職官食朝廷之祿蒞百姓之上而反與販夫擔夫爭此錙錄其可鄙孰甚伏乞

勅部嚴議條例通行槩禁凡現任大小文武職官不許在本任地方恣情興販如有前項卽

鄱陽縣志

十三卷

十七

以貪律治罪庶民生漸裕亦熙皞之一助也
請止採礦稅橋疏
賀登選

日接部文徽寧二府開發礦金太平府起立橋稅等事臣不勝駭愕夫礦金所在無有定處勢必深山大谷徧行搜掘府縣地脉必至傷損流毒萬靈其害一發人墳墓拆廢廬舍其害二百姓逃竄土田拋荒公私闕食其害三廣招亡命嘯聚山林其害四稅糧無出軍國無資其害五百姓無所棲趾挺而走險其

害六舉動不慎搖惑民心其害七有此七害甚非所以保安兆姓奠定社稷之至計也至於橋梁往來者不過負販小民日求升合權柴稅米爭利纖微亦虧國體伏乞睿斷概與停罷庶幾上下永固於無虞矣

懇終母養疏

賀登選

人生情急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而大君尊則高天親則萬物之大父母也人臣苟情關天性事切死生不以誠投君父之前不惟人

子之心不安隱忍困憊以至廢職功令且繩其後矣臣則何敢臣母李氏孀居望七之年夙有痰症原任待罪行人勉遵母訓割養奉公然臣尚有一子弱冠代奉晨昏不意臣子病喪臣母悲悼夙恙頃發臣聞之驚痛欲絕業經兩次以終養呈請於臣堂官矣臣察得會興一欵母老雖有兄弟同父異母者亦准令終養自念微臣終鮮兄弟寡母以喪孫病危人世之苦莫此爲甚卽臣同官李植亦蒙

垂念烏私子假省親况臣獨子慮闕宗祧菽
水誰供引例既合情尤可哀伏乞洞鑒愚誠
弘敷錫顙允放回藉侍調醫藥徼幸臣母獲
延食息皆再造之生而臣當疆仕之年異日
區區圖効犬馬誓以死生矣

大樂議

姜夔

畧曰韶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三鍾三磬未
必相應笙竽琴瑟未必合調總衆音而言之
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

欲應土而四金之聲欲應黃鍾不知其果應
否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
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鍾奏
而聲或林鍾林鍾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
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獨以上
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
難琴必每調而改弦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
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微常見
蔽於鐘磬鼓蕭之聲匏竹土聲長金石常不

能以相待徃徃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于歌
詩一句而鐘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識古人
槁木貫珠之意

序文

篆韻集鈔序

學士宋濂
金華人

鄱陽劉彥正幼承先訓留意篆學歷年之久
靡不貫通于是用韻分以五音每字之下又
所以九類先後之說有相發明者輒具錄之
□義未安者必疏其是非而申以己說說文

鄱陽縣志

十三卷

二十

所引古文六經其字與今所行本或不同集
爲一編以附于後共成若干卷精密而不失
于粗疎嚴簡而不至于冗泛其可傳世蓋無
疑已雖然說文其至矣乎濂自來金陵見六
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乃鄱陽周伯琦所著
頗以許氏爲宗今又觀是書亦羽翼說文之
學惟恐其不明何鄱陽之多賢邪周氏所著
已盛行此編士大夫多取觀之濂故爲序作
者之意于編首嗚呼契二儀之運該萬彙之

理無過于六書博雅之士慎無以為小學而

忽諸則善矣煜字彦正此句疑倒當云彦正名煜但考文范傳

序有弟彦正煜此煜振傳末又云彦振宋景愚為

作曷彦正亦則而文勢終當振當正名振也知

嚴州建德縣氣貌粹然有道之士也其于名

物制度之學尤精云

百哀詩序

劉彥曷

百哀哀耆舊也予以漂泊之踪去國二十有

五載及還桑梓登芝山過魯公亭蔓烟殘照

鄱陽縣志

十三卷

二十一

莽其為墟因念平生宦遊江漢以翰墨之技

辱契于縉紳賢士間轉盼俯仰多為鬼錄晨

星寥寥風流雲變存者能幾追憶遊從之樂

或登高把酒或夜雨燈牖操觚典籍之場咏

歌文藝之圃獲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儼乎容

儀會晤之時渺乎交際睽離之處恍若一夢

寧可復得耶其或以節義立身或以文學致

宦或以苦志槧鉛守道林阿或以游藝和光

方外自尚其緒言餘論音徽未沫而聲光流

洽于時事業未白于後雅志遂湮良可痛惜
白楊蕭蕭宿土荒矣夕露瀼矣身名俱泯與
草木而同腐矣何時命之不偶耶雖駒隙不
留逝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深懷季
子掛劍之感不勝山陽隣笛之悲昔魏曹文
侯痛徐陳應劉數年之間化爲鬼物臨文收
淚良有以焉張孟陽賦七哀哀漢陵也杜工
部賦八哀哀大臣也予今不敢以文律追步
前軌而悼亡慨遊古今一情故著于卷并疏
焉

鄱陽縣志

十三卷

二十二

經世大訓序

余 祐

天下國家之治莫盛于古昔帝王而帝王之
治必本於聖賢之學秦漢以降治不古若非
帝王之治不可復于後世實聖賢之學不復
傳于後世也宋旣南渡文公朱先生出于其
間以聖賢之學近接周程之傳遠紹堯舜禹
湯文武孔孟之統窮理極其精深而于天下

之大用已備修身極其純正而于天下之大
本已立其于帝王盛治特舉而措之耳嘗考
先生年譜則幾弱冠已登仕籍自是歷官未
嘗通顯然隨權力所及而所以堯舜其君民
者則無一毫不竭于心而欲盡見于施措之
間雖多沮撓不容自己若其上告人君下語
卿相及諭戒門弟子之從仕者則又摠極忠
蓋剖折幾微使致治本末如指諸掌當時君
相果能大用先生而惟其言是從帝王之治

端可復見而宋不卒於宋矣然而先生道大
難容進未尺寸而退已尋丈甚至不徒不用
其言而擯棄其身禁絕其學放逐其徒帝王
之治固不能使之顯設于上聖賢之學又不
欲其退講于下嗚呼先生果何人哉當時君
相昏暴不仁一至于此尚復何言而宋之民
物不被先生之澤先生之學不獲施及一世
豈不深可惜哉祐不敏蓋嘗竊讀其書妄窺
其道雖未有得而已見其廣博宏深精切平

實用之大者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用之小者雖一事一物之微亦莫不各得其所顧恐學者未嘗盡讀其書雖或讀之徒爲口耳之資而無體驗擴克之實則亦豈能眞知先生之學體用具備本未兼該不可一日不明于天下也耶又嘗慮先生之書如文集語類卷軼浩繁學者卒難檢閱而二書之中雜論治道可以類相從者自宋迄今未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况先生之道雖不用于當時而遺

書幸存實後世有天下國家者所當誦習師灋用臻至理庶幾斯世斯民蒙被先生之澤此經世大訓所由編也正德甲戌夏四月日
游藝至諭序

古人詩文字畫初非有意爲之而其造詣高妙後世率不可及者有本焉爾學足以講明義理道足以變化氣質時然後言禮然後動七情中節達道攸行則其德固獨高天下由是感事觸物蓄于中者不容不洩于外詩文

之類是也易書春秋禮記文之爲經者也國風雅頌詩之爲經者也世固知諸經所當尊尚而不可悖乃于詩文則皆逐時好狗俗態非惟不求純古之作而近古之作亦不知求焉嗚呼無所養者吾何責其能有知乎無所知者吾何責其能有作乎無知妄作吾又何暇計其美惡也耶然推厥所自則于人才高下世道升降卽影響而占形聲就枝葉而探根本實不容于不思古而慨今矣□□惟□

學未有成徒懷感慨之心而之推□之刀乃採文公先生論說次爲此編題曰游藝至論庶幾開發聰明變易習尚而于人才世道無小補豈徒然計詩文之美惡乎雖然文公之諭抑揚反覆不可不知其意之所存孔子謂聖人吾不得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此言人品高下不同不得已而思其次耳又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此言教人

當因其才不可躡等踰分而無益也漢魏晉
隋唐宋凡諸名士有作雖能自成一家槩之
六經奚翅天淵文公猶有取焉則其志甚可
悲而欲變齊以至于魯變魯以至于道不得
已之心也讀者尚當深潛玩味既得其言而
又得其所以言庶幾有益于己而無負于文
公懇切垂訓啓迪我後人于無窮焉嘉靖三
年甲申歲冬十二月朔旦

大雅堂序

何喬新

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天下之正道也不幸而
遇禍變焉爲臣効其忠蹈白刃而不悔爲婦秉
其節歷艱險而不渝可不謂大正矣乎然忠
臣節婦同出于一郡一縣者蓋寡矣同出于
一家者蓋絕無而僅有者也若番易胡氏萃
忠節于一門殆曠世而一見者歟當元之季
羣盜蜂起胡公振卿舉義兵克復城池行省
錄其功授饒州路判轉戰至浮梁矢盡糧竭
以身死之君子稱其忠君之配趙氏聞變携

其孤叔儀避于隣境踐荆棘冒霜露紡績自給卒全其孤以不隕其祀君子稱其節及天下既定叔儀奉母歸復舊業作堂以居之中書左丞周公伯琦爲題其扁曰大雅而學士宋公景濂爲之記蓋雅之云者正也爲臣而盡其忠爲婦而盡其節非所謂大雅乎叔儀五世孫韶舉進士累官刑部員外郎乃取周公之篆宋公之記與蔡董二先生之傳名卿碩儒之歌詩萃爲一卷屬予識其後子三復

而有感焉當宋之末疊山謝先生以秉節不辱死而其夫人李氏亦自經于獄中君子以爲忠節萃于一家及元之末又有如振卿夫婦焉饒信相望三百餘里而忠臣節婦兩見于其間豈非吾江右山川正氣之所鍾歟予旣感振卿夫婦之忠節而左丞之篆潛溪之文又素所嚮慕者遂識而歸韶嗚呼韶爲忠臣之後尚思趾美踐猷以不忝大雅哉

送劉子道徵序

諱應麒
號芝陽

孫

鑛

餘姚人

余爲諸生時自以賦性狂踈無當于世遂謝經世之志惟矢志于學文脩行以是二者取于己自足又甚約易操苟獲少樹立不至隨流而靡斯已矣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若以天下之生靈嘗吾枝則豈敢哉旣而登仕籍備員禮部與同署諸君交游而諸君類多志與余合于是定讀書之約期會以五日日有程欲漸漬諸子史以及於經疑則相質有得則相示間相勵勉以持心守己之義意歡

然甚得恨相遇後也無何而六七君子或以遷秩去或以謫去或以請告去或以服去頃儀部劉子又以省親去漸紛紛星散矣去者日踈後寧得繼哉劉子爲人恬澹自安不役役于世而亦不與世忤今乞身慙去非獨圖慰謁屺之思抑將求廣其蘊蓄欲有所克其未足也劉子嘗謂余曰吾勉疆學問欲行如河東之篤而文如北地之贍若夫功業則以俟能者夫功業今人所矜卽所自標植雖未

能果補益其當世然大都振廢剔蠹搜前賢
之未舉以邁衆驚愚亦自沾沾足喜若以學
問脩行語之彼直以爲縛世網守空文促促
效轅下駒耳而劉子乃讓彼取此豈誠自以
力之不至無亦以彼所猷爲者無當于己而
不敢蔑視天下猶望其有出于彼者乎余頃
與諸君讀書曾一周漢記其所稱述武如霍
冠軍李北平吏治如趙京兆黃潁川善宦如
鄭莊司馬安其尤也然考厥成就上者差足

爲太史公當一敵卽以方董生之儒雅猶或
未可擬倫又况志孔孟之仁義者也孔子汲
汲用世于七十二君無所休然而開不欲仕
則說子羔爲宰則恐賊之故曰邦有道穀邦
無道穀耻也仲弓之爲季氏宰何如閔子之
在汶上哉以斯而談夫庸知夫彼之所謂能
者非不能乎不能者非能乎顧余獨以志不
虛立日不虛得卒彼二者之業不極之於苦
不得也龍門作記自謂絕賓客之知忘室家

之業而廣川潛心講誦蓋三年不窺園圃其專積如此豈與夫勢引利導見文瀾輒取緣飭儒術圖一切之功以聲名自意者同乎哉李先生坎坷抗節一當事輒敗薛夫子御史時不署上考比登大位不數日解去措施無聞然至今人語及文清公之至行則悚然歛衽不敢生鄙心而空同子摛辭協聲起宋元之衰習卓然追古始爲一代主盟夫豈徒負志自振徽于一獲良以私師賢聖銳情徃古

極才之所至不遺餘力矻矻數十年白首不倦故卒克成就後世有述也不乘勢不起不當時不榮徒手而致不朽寧易爲哉余嘗謂劉子子頗餘澹泊之慮而未究精猛之志子昔散自中秘以次當諫議而顧自乞郎署僕嘗叩故子告我爲諫議甚難一言事不當身名俱損非怯禍害正恐見不燭其至貽同志羞曷若守諸曹郎猶足自覆短歲月稍紓尚可冀獲學益其意豈不旣美矣而迄于今五

六載自摩其腹較往年何似幾何增益薛夫子李先生不如是也今往而家居又異于在官時奉二親之暇交遊不過費十日之一餘悉可畢力于學矣劉子果能以日自惜文行日異他日來使余輩異觀以爲非今時劉子則三載之自乞不虛耳不然而徒竊歲月之間以自優游金門可陸沉何必青山宿昔所云希薛李二君者竟何期哉雖然余望劉子劉子亦望余使他日劉子見余亦以爲非今

余庶幾足相較學業不然余面方將頽然赤對劉子瀝瀝然汗下足趨趨求却避也又奚以能道今日之語相傾心歡哉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欲不負斯言其何如脩矣萬曆歲在丙子夏四月朔鑛頓首書

僅存文稿序

賀登選

侍御
淡餘

古今賢豪相師一誠所格也誠之所格必假物爲用假物爲用者譬之涉江而浮舟楫涉途而備車□也非無物則誠不達抑無誠而

物爲虛耳吾番史爲滙先生當萬曆丁未之年出宰廣之陽山陽山故昌黎韓公之桐鄉也齋有兩松相傳韓公手植先生至爲之剪荒理穢而蒼姿虬幹琅琅上拂雲氣父老子弟咸曰啓佑哉佳哉先生之嗣韓公茲其軼事一端凡剔賦釐奸禱早禦侮皆齋沐運籌于其間至于簿書之暇旁及筆墨莫不與兩松之濤聲風韻爲倡和甚至晉接韓公于夢寐豈非先生之誠直通百代以前而兩相孚

應之如是耶是以亭之像之記之未已也復取韓公聯中邂逅初心四字而顏之吾雖未及見先生之治蹟乃其景仰先型如是陽山之載覩昌黎因可見矣况殄寇應禱行事班班可考哉抑濂溪之蓮淵明之菊人皆知之韓公之兩松非陽山則無聞詎韓之無待于松或松不足以盡韓而菊與蓮又何以稱焉凡此皆假物爲用或傳或不傳而誠之所格不必泥諸一物不然使當年佛骨不䟽鱷魚

無暴將毅然以明道自任者遂與草木同腐歟必不然矣昔司馬遷觀仲尼之廟堂車服禮噐而留連不能去此篇幸存足證先黃老之謬先生于兩松加之意亦嗣韓之一班若謂韓以兩松重先生外兩松卽無以嗣韓于以讀先生之文奚啻千里哉先生孫之歐于盛夏時走深山中以僅存文稿示余余不佞不辭黥淺僭爲涯畧文不盡爲兩松作要其嶄崑磊落加以霜雪而益妍真與兩松頡頏

卽謂韓公以兩松重而砥柱時流方托先生表章之而益廣則先生不惟有功于陽山亦且有功于韓公寧文字之僅存已哉

善惡明徵序

史彪古

昔者伏羲畫易大禹叙疇本於河洛而則爲圖書天下言理數者自此始然易曰貞勝書曰建極蓋以考祥斂福協於善則吉應之背於善則凶隨之理由數著而數因理顯不可忽也自理學不明數流爲術於是京房管輅

之徒以其數愚天下而天下之人亦相與愚於數舍致此之由信一定之說輒曰有數存焉夫使不爲惡而聽數固不失爲賢者也使爲惡而亦付之數天下事尚忍言哉然而善惡報應之旨不明則吉凶有數之謬不熄吉凶有數之謬不熄則爲善去惡之教益不彰此善惡明徵之所由作也佛書推善惡報應極於生報後報現報詳列因果屢千萬言然其論遠其詞奧其事變幻而不可測智者猶

疑之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唯影響則理之彰明較著如日中天世且讀其言訓其義而不善卒不止從逆無有窮豈非報應之理不取事以明之故爲善去惡之教終不彰也哉夫人有一念一事之善足以上格天神而畢生受樂布十念一事之惡足以取厭天心而終身受愆又或有父貽之子祖貽之孫考理之所至數亦轉焉各因其修各協其

應絲髮不爽累黍無差自有人類以來何嘗一日之或訛而一事之或誣歟蓋量有大小故享有豐嗇作有先後故受有蚤遲彼世之爲善而得苦必前此之惡業未盡後此之善業未升如濬泉源雖尚涓涓也而江河之決將來爲不善而受樂亦前此之善業未終後此之惡業未至如敲石火雖猶星星也而焚燔之勢必烈以季孟當春秋時孔顏之不及何啻天淵而千載後孰得孰失孰壽孰夭是何

數果能囿之乎抑善惡之理有以造之而數不得而囿之也世徒泥目前而忘遠大冀僥倖而昧永圖亦何怪於凶咎之徵每什百於康吉也哉予于退食之暇思人事成敗之因考天道存亾之故因念數定之說誣人不鮮欲與天下明善惡環應之理而彰爲善去惡之教因取紀載傳聞之事確然可據者姑取一二以告天下使人由理而悟數因數而進理庶幾乎羲禹河洛之學不爲小術所晦而

盡人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若乃居易而絕怨尤樂天而忘得失輕富貴如浮雲等利名如夢幻則此一書特糟粕視之耳

招學徒文

本郡守

虞

溥

昌邑人

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于內而行成於外善積於心而名顯于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比屋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馭天下分崩江

鄱陽縣志

十三卷

三十六

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修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贊協時雍光揚盛化乃具爲條制于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獎訓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其朞月所覲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

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老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又曰剡而含之朽木不知剡而不含金石可虧斯亦其效乎今

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維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嘆之于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杼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而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伯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專心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

而不通何遠而不至耶

記銘

州學記

余

靖

宋

漢襲暴秦之餘治定五世乃刊著功今建郡國之學以育孝秀文翁作守巴蜀克變其風比干齊魯哀然稱爲循吏之首者謹詔令善條教也國家承五朝之季剗僭薙偪祖功宗德翱翔四裔今上興葺治本二紀于茲乃詔郡縣立學廣延褒博是歲都官副郎清河張

鄱陽縣志

十三卷

三十八

君自南海倅移守鄱陽舉遺修要事亡不緝一日集其僚謀曰今天子思得賢俊基固太乎詔啓黌校以廣聲教郡國當以新書從事庸副上意且古之教者以學校爲本卿佐修之于國父老修之于鄉旦而里父坐右塾以視民之出暮視其入以勗怠者又師氏保氏以德行書射共訓于民鄉之秀者移之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皆學之制也蓋爲政者固當先之矧奉天子之詔乎是郡先聖

祠宮棟幹隳剝前守亦嘗相土而未遑締構也君于是卽其基于東湖北偏經營之郡秀民爭出資以佐其費乃命從事胡宗堯籍司之得資三百五十萬于是令畚築購梗梓利匠噐程工力度堂室謹儲時朱墨之督一本規矩遠枕城闔取乎居國之陽傍睨湖光象乎雍水之泮嚴俎豆之習以隆乎禮正師資之位以傳其經萃乎羣賢貫之六藝悉三代之遺則也乙酉仲夏始庀其役越期年而有

成凡爲屋百二十楹晝講夜習各有攸居又市美田三頃以賦其日廩乃奏署屬縣宿儒胡寧以爲表率眞君子樂育英才之意也移其意以及于天下其善豈可量哉文翁不得獨擅美于前史矣

重脩縣學記

李士實

鄱陽學舊在城中宋景祐間范文正公守饒州見城東一里許有地宜學心甚異之慶曆間太守張譚因其遺意遂卽其地遷焉元未

燬於兵火國初改州爲府學復城中弘治間御史王公宗錫陳公銓相繼按治雅意舊規復遷於此于時同知戴君仁實董其役然學雖曰遷而故址蕪沒漫不可尋自是月窮歲究始復得之然工力重大卒難舉移乃今羅江陳君良翰以進士來宰是邑於庶事叢迫之中克以興學育才爲事力排羣咻專意復舊而教諭周君澄訓導葉君森章君材又克殫慮叶謀復遷其東由是故礎遺基悉得其

舊殿堂門廡煥然一新始於戊辰之冬成於己巳之秋費皆舉贏而民不知勞規模偉於前氣象壯於昔士子得所依歸而州人亦改其仰止矣學復舊矣所望於諸生者又豈在先哲之下哉夫欲並驅先哲其道奚由亦曰學而已學之道安在昔濂溪周先生有言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如是而已爾諸友其共勉之母謂古之人不可學而至也工既畢學之師生咸謂當有言以記始末乃不

遠湖曲謁記於予予嘉是舉其用心也溥其爲力也省而森也於予又有一日之雅故不辭而兼以所欲言者併書以爲記

重修城記

黃

震

慈谿人

設險所以固國重門所以待暴城郭之守蓋自昔有邦有土者先務况邊陲未寧之日乎然城圯不脩所在相望何也事固莫此爲急亦莫此爲大自端平開邊調度日煩州郡雖一公宇之微有力不能葺而暇城郭之及哉

鄱陽縣志

十三卷

四十一

鄱陽古名城其南枕江而波濤日噬之其北依山而樵牧日踐之嘉定七年史侯定之始修築一新是時邊釁未開郡有餘力其修築見謂堅緻去之三十年猶不免圯闕而故丞相徽國程公爲郡時再修則力又有弗前日若者况又去之三十年其壞豈不益甚其修豈不益難耶咸淳辛未余友孫侯自吏部出爲守以實心行實政凡事靡不從厚獨念城之不容不修而費無所從出也于是清其賦

役而財之隱落者出節其用度而財之滲漏者窒銖積寸累踰歲乃就鳩工於壬申臘月某日竣事于癸酉閏月之某日所修九十二里計二千三百餘丈內已圯而新築者四百七十五丈女臺再築者二百四十二丈役工三萬一千九百八十有七用錢五十萬用楮幣八萬七千五百有奇繡衣使中齋孟侯助之者一萬二千用米七百五十六石有奇孟侯助之者四十石俄而湖水驟漲如東塔寺

如東邊如匯澤門諸閘口如英烈廟側暗溝皆苦浸淫侯又爲之結洞門增女臺再築以捍水患者凡六十丈其工費又不預焉嗚呼人方困于力之不足而侯獨爲之有餘裕世方患于文之相欺而侯獨爲之皆確實豈特其才其志爲不可及其賢于人又何如哉然不惟此也易六畫而爲乾一陰生其下卽爲姤畫六斷而爲坤一陽生其下卽爲復天下事皆當于其下焉加意爾始史侯之爲是城

也爲趾用磚纔兩其幅今侯之再爲此城也
其趾用甄至八其幅□之政先厚下推此可
以類見余于侯之爲城得爲政灋併書與世
之分收者共之他如甃石爲學堤餘一百丈
設舟爲浮梁又四十艘工役尚多此不勝書
侯名炳炎紹興人政成今以侍左召咸淳九
年閏六月吉日記

遊芝山記

宋

錢

時淳安人

比閱鄱陽志慨想山川勝槩欲一徃觀焉未

鄱陽縣志

十三卷

四十三

暇也乃九月九日偕計仲舒小子默過九眼
井出永平門趣薦福登莫莫堂覽諸名碑奕
奕有生氣獨率更片石以奇取禍不復可見
爾有挾風鑿術者便翻兩吻所投非所好令
人倦荅荅以詩云知君滿眼皆公卿却來林
下尋幽人幽人骨相何足齒獨有此心拈向
君拈向君君試相不分部位難名狀楚東門
秋沉沉碧天無際冰輪上浮洲縹緲出東湖
中與薦福相掩映水未落未可褰衣去詩云

一旬兩度到湖邊漫漫長堤尚渺然說着蓬
萊三萬里浮洲咫尺遠如天天慶東營小空
曰朝陽屈曲而入內稍芻邃繡衣嘗憇止爲
禱晴愛朝陽也余亦瀹茗留數刻非留斯室
也對朝陽愛繡衣也詩云見說輶車屬禱晴
痴雲隨手展朱明面墻蓬瓮消題品賸喜朝
陽有鳳鳴循城而北上楚東閣留短句云舍
車步城堞波光渺彌望高閣雄楚東勢挾江
湖壯景勝翻作愁目斂不忍放憫彼堤南北

屋向水中莖猶有昏墊民避地巢其上尋紫
極觀觀僻在城隅宛若村疇黃冠潔窓戶殖
花竹相娛頗有致世路多艱復成感慨云玉
立窓前竹懷哉頗未忘主人能好事領客遍
山房隣柝時方警僊家日自長老天回泰運
借榻臥羲皇徑靈芝趣土素松門蒼悄懷范
王兩賢云入城復出城曲折芝山上木老寺
逾古宅幽秋倍壯升堂如入谷肅肅生氣象
西階范老詩東壁梅溪像穿廊端西出躡苔

磴擁翼而升得五峰趾參差淡碧出杳杳平
湖落照間宛轉東南有曰江湖偉觀曰烟霏
面勢畧同各自成趣然名勝高躅不專在是
詩云極日平湖接太空匡廬隱隱夕陽中兩
賢偶爾詩留眼千古名高五老峰其極曰一
覽尤勝絕隸人爭指似某山某縣某山某州
吾不知也右番江左廬阜抑又奇矣詩云着
脚鰲頭勢突空恍然飛出水晶官番城烟鎖
重重柳廬阜天垂淡淡峰士女嬉遊鏗敲響

山谷余方愴切念天地間美景賞心多許虛
度小子忽從旁歎衢民可憐遂成古調去年
遊齊山春風酣鼓鼙隣柝迫饒信調遣無寧
時今年遊芝山民方免佻衢寇三縣焦復
迫徽與池微生良孔艱昭代何多危等閑嘯
一夫輒爾煩六師赤子東江民賴有皇華咨
恩深死不貳隱若山四維井里酬佳節熙熙
恬不知羣遊入郊原鼓吹相追隨默也坐太
息忽爲衢生悲一悲動萬感適亦契我思天

地本廣大元不分藩籬于戈何當休四海同
熙熙薄暮言還從者導由傍徑輒悵然曰勝
遊可再乎復尋故步徘徊五峰而後返詩云
欲行還坐儘凝眸何日重來到上頭緩步不
妨尋舊路便知曾得兩番遊是日也芝山爲
最又最從容詩最多特書之以爲遊芝山記

追復狀元遺跡記

□讀 顧清華亭人

饒州吳楚之冠冕也鄱陽于饒爲附郭邑江
山之秀獨當其全又饒之冠見也縣有學在

鄱陽縣志

十三卷

四十六

興贇坊弘治戊午御史王君宗錫始遷于城
外實宋州學故址文正范公之所卜而寶文
彭公噐資由是以魁天下者其形勝平視東
湖旣雄且爽又諸學之冠冕也惟是十餘年
來科目薦名頗有非他邑比邦人病之按察
使錫山邵君國賢督學至饒按州之故得寶
文遺跡所謂狀元者旣舉以厲諸士且屬鄱
令張君萱新其舊碑自彭公迄今舉進士者
悉題名焉以顯示于人而走書雲間屬予記

其事邵君所以望鄙人者切矣人才之生各視其地而山川靈秀之氣蜿蜒磅礴亦必待時而後發鄱陽之爲縣舊矣下古以來傑然于時如漢之吳芮晉之陶侃蓋未有聞焉者至范公建學于斯且期以二十年當有狀元及第者而彭公果出焉鄱江之秀鍾于彭公必得范公振起之而後發此其故非偶然也抑古稱名世之士率五百年而一出吳陶至彭相傳皆五百年由彭至今又幾五百年矣

鄱陽縣志

十三卷

四十七

而王君復遷學於此邵君又表章之天之時地之理與人事適相參焉今而後其不有如寶文公者褒然爲多士冠茅茹彙征以爲茲學之光哉果然則明使者之激勸良有司之作新皆爲不孤而予言亦有榮矣若夫講學力行之要希賢作聖之功所以爲科目之根本者邵君之積厚矣諸君其尚從而請之焉

東湖堤記

督學使周廣

郡之城左偏爲隍城者曰東湖湖故有堤唐

刺使李公復築以捍江爲城備歲世久堤圯湖以隄障亦爲泥沙闕淺遇水泉涸則可途有患無利公私病焉湖週迴三十里瀦芝山崇福雲南薦福諸山水西薄郡城西北則鄱陽縣學挹其勝永平通衢橫亘于南有釣橋畫橋德新橋以出入水道頗惟德新橋坵隘口當春夏水溢一瀉無障城猶無隍也嘉靖二年春正月郴陽范公以堤備武事至承民繹騷後思與休息越明年秋九月嘗登芝山

觀地和得其槩因謀諸郡守彭辨之命知縣徐俊民計財力若干鳩工作石堤一道于德新橋坵高濶丈尺各若干中爲堰口瀦水于湖仍留釣橋畫橋二坵隨時以消其溢令通舟楫踰月告成廣巡理學政適以時至郡之士大夫胡司寇俞僉憲輩相與言曰昔隄名李公禦外患也今隄名范公興內利也隄成而民德之不忘廣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曰仁仁民善政也范公何心焉范公亦曰隄湖

水之泆也易隄民心之泆也難地且利人且和矣尤懼其泆于瀆而泆于禮也又如之何而隄之廣曰公懼之民德之上下相親曰信立而政成宜書以記

湖山勝遊記

胡士彥

江山畫圖乾坤猶化筆也雲物煙霞汀洲島嶼林巒泉石花樹禽魚皆畫圖之所有不假丹青亘萬古而常新矣文人墨客形諸詞咏則畫圖之所品題而昭垂於不朽者也昔稱

鄱陽縣志

十三卷

四十九

名勝若白鹿武彝之幽曲錢塘西湖之奇麗鄂渚滌陽之吞吐環列誠可謂甲天下矣然白鹿武夷以朱晦庵講學勝錢塘西湖以蘇白二公建築勝鄂渚滌陽以范歐二公之文勝山川有待於人詎不信歟鄱脉發自九華逶迤八九百里而盤踞於江湖之會淵岳雄峙氣象萬千乃不稱聞於天下者何哉凡以品題之無其人爾薦齋山人雅好山水未第時卜築北郭之外宦歸構屋一區枕山面湖

溪流襟帶左右而東南諸峯鬱鬱葱葱時來佳氣雖居聯城市不乏林泉之逸興也有榭臨湖來清風而觴明月與點之意惺惺得之吟弄間泛舟而東則薦福諸山戴公叔倫故址也舊有百花洲萬松關今已埋幽徑而成古丘矣山人思復而補其未脩構數椽於蕭寺之旁爲百花苑苑植紅白諸花菓間以黃紫諸卉春日維熙臨觴燕客芬香盈席霞錦雜陳前有古樹千章叅差隱日尤蔚秀可觀

其左爲二蓮池蓮有紅白二色亭居中央長夏與客彈碁香風襲座煩暑頓祛時或放棹清波採華掇實以供籌勸扣舷擊節以發浩歌醉卧於雲水之鄉不知天壤間復何所有也右爲五桂亭山人手植丹桂一株黃白各二株秋半坐於亭上則芙菊爭妍竹梧交翠夕而金風漸起華月旣升漁唱樵歌梵簫戍角耒鳴鶴之交唳傳空谷之餘音萬籟有聲鈞天合奏又奚羨滛哇之悅耳哉後一里許

爲萬松樓樓瞰全湖天宇清明則波光莹徹
遊舫漁舟往來玉鏡中時或彤雲四起舞絮
飄空千里瑤華乾坤渾爲一色斯非天下一
大奇觀矣乎陸行三里許爲賓郭亭衆水滙
於天塘雙虹中貫蓋遠峯前列潭影相映故
也舟行而南爲兆魯亭兩川夾流魯洲當其
會處昔人謂洲圓當出高第故名越河而南
爲景周亭亭建鄴湖之中紅蕖十里綠潁千
疇華實相鮮飛潛咸若蓋見道仰師乎茂叔
而觀物竊比於莊生者也又別是武陵佳境
矣沿江而入西湖名園古洞勝蹟在焉跨牛
首躡芝嶠瞻眺徘徊匡廬五老舉歸眉睫餘
峯或遠或近或巨或細縹緲隱見于水雲煙
霧中則所謂江山畫圖乾坤化筆茲已陳其
大概矣夫週迴未踰十里遊覽不厭經旬又
何必裹糧結侶遠涉閩越吳楚之境哉

岱遊記

史彪古

長安數載晨興羸馬夜而索居嘗思適意山

水之樂少滌塵疴乃西山在門屏外若碧霞
玉泉香山諸勝曾不得以過從接韋公半日
閒何暇遠及岱宗之觀哉願事有不期而遇
者甲午仲冬余旣奉歸省之

命驛馳而南蒙犯冰雪曾十宿而達泰安以馬
瘖僕痛洗洗稅止窺見巍然天半忽動人景
行仰止之思者詢之爲岱岳也及州守來謁
復爲余脩述四方禱祀之應予思此行良不
易易用是齋被致祀焉是月十日減導從携

鄱陽縣志

十三卷

五十二

籃輿爰令州佐孫君昌嗣嚮道偕行黎明
出州之北門已覺翠色朗然照人眉睫行里
許至鄆都城是岳之麓又四里許爲靈應宮
卽一天門也自是而登趾漸高步漸蹙徑漸
狹石漸險泉聲漸雄又五里爲歇馬崖又五
里爲迴馬嶺路愈隘石愈險矣徒步而上猶
時有顛躓之虞行人首戴於足不知宋眞宗
以前封禪諸君六飛百僚千乘萬騎何以縣
轡揚鑣耶道傍五大夫松已淪其四其一高

不逾尋丈僅枯枿耳從人指今道昔相與歎
歎者久之又五里爲朝陽洞踰洞而上曲折
蟻行凡歷十有八盤始達南天門至此離平
地已四十里矣入門又五里許始至元君殿
殿故宏敞儼王宮今稍頽圯折而東陟殿之
北俯視金殿也稱元君休息殿神臥像帳帷
衾襲與宴安之設畢具殿後壁立者爲唐開
元摩崖碑削成數文字未漶滅可讀文旣古
雅筆復遒勁爲一再拭之想見元宗初年之

盛不可謂非燕許諸公力也前後多唐宋人
留題與夫近世老生宿儒之至此而拜者亦
皆勒石于此誇誕登且歸而矜語于人者也
西南崖石碣顏曰孔子登泰山處及黃華洞
諸景則走秦觀月觀諸峯道也以日將西不
及觀復折而東陟摩崖之北又俯視摩崖也
大石刻登封臺三字岱於此爲絕頂矣石峯
峯嶽四顧蒼茫遠則東海碣石大華嵩室近
而河汶泗濟諸渠數千里建瓴橫豎高者而

崕嶺也卑者而衣帶也是日織雲不興氣清
天宅望中若螺紋可數祠者爲予言或逢晡
曖則籠罩苦失喜予與霽宜抑山靈寔相之
乎徙倚良久誠不知身之在天上抑人間也
步而南祠者復前通曰是秦無字碑也觚稜
四削厚二尺許高可三丈餘翠潤如璧搯之
若隱隱有光射人真秦代石也相傳揭其頂
者立致風雷之異予未之信也然爲之意動
矣又東南爲日觀峯峯舊有觀海亭卽夜半

候日出處今荆榛矣又掘衣而東爲捨身崖
其下有仙人橋橋支空中疊兩石於懸崖之
際爲人獼接搔首嘆人力不至此蓋度者鮮
矣自是始降而下輿人之於陟也甚艱其於
降也若張翼而趨頃刻數十里復東至曝經
石有石刻金剛經不遠一亭上扁高山流水
乃宋眞宗宴羣臣處也會日已迫暮松風呼
嘯激泉轟崩若虎豹馳突使人悸栗不敢留
巡而返望雉堞堙壠問暝色四合矣昔人云

無風雨遠近之間者是稱遊勝是役也稱勝遊云嗟夫以予之情耽泉石顧不能得之西山几案間而天孫晤對若邂逅于岷岵瞻望之餘事固有出於意計之外者豈登臨亦別有道緣耶遂敲燭而爲之記

長沙王廟碑

元明善

饒舊有番君廟范文正公爲守時改作於州治西北距今蓋三百年廟日以壞延祐四年三山王君都中爲守乃重作之廟榜又作芝

山道院館道士以爲廟守番君廟者祀漢長沙吳文王芮也方秦毒虐天下秦吏亦乘之而毒虐其民存者囂然咸思覆秦殺吏獨番陽令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及諸侯兵起遣梅將軍銷助漢入關待王長沙功著漢令然番奚有王之功高哉徒知令之德我而已後雖去而他都世世不忘廟而祠之尸而祝之此民之心也此文正公之所爲改作也王君忠信而說禮連治大郡皆著能聲今守饒

又能跡前贄所爲以爲治安知今日所思者
他日不以思王君哉廟成圖之以寄郡人元
教嗣師吳真人曰此真人嘗勸我者今成矣
廟當有紀真人屬筆于明善遂作漢番君廟
碑其頌曰翼翼新廟有寢有堂薦我溪毛奠
我酒漿靈舞靈歌冀其來享誰繫君駒芝山
之口誰維君舟番水之洲君不來遊增我百
憂靈風清淒陰雲冥迷彷彿君旗導以兩螭
君其假思使我心彝君旣醉止錫我繁祉庫

鄱陽縣志

十三卷

五十六

有稻梁倉有絲枲飽煖而嬉疫癘不起太守
作廟從攸民好春而有祈秋而有報猗千萬
年君子是倣

碑係趙孟頫書盛傳于世

重建顏魯公亭碑

都御史

戴

儒人德興

人臣死事有祀國之典也遺愛有思民之義
也祀以王制恒存思或五世必斬魯公在民
之思在國之祀並永不磨有亭于饒事見舊
記蓋當肅代之時唐祚雖復藩鎮割據聲援
隔絕朝廷若無江南之饒生靈嗷嗷寄命盜

賊公活生齒於虎兇之吻而誅賞圓神莫可
測識更生之仁淪骨浹髓家哦人咏有非五
世之可斬是以此亭與平原諸祠天壤俱敝
可也廢興不一天順間距今又八十餘年亭
圯不支歲嘉靖庚戌史公褒善奉璽書飭戎
于饒一日過亭致慨撤其故而新之初址濱
湖易圯于震風嚙濤改度舊址之北數十武
地堅以塏斲材惟良無廢舊觀茨築加固費
出贖金工餉不匱增堂三楹于亭之南扁曰

景顏橫廣如亭有奇于是崇護嚴邃臺檻炳
炳蓋視初制倍壯遂爲饒東勝覽始于是歲
夏午迄于仲秋之晦郡守三山黃公宗器鄱
令嘉和曹君禾徵記於儒予惟公職振武而
政乃右文新江文忠長沙王鄉賢名宦祠及
新斯亭不遺餘力非先其大者乎愚故原亭
之作使民有感于斯文無替于先民之思也
銘曰東湖之東巍亭麗空厥亭疇思思唐魯
公公來饒守民之父母公去民思千古不朽

維唐中衰公倡勤王再造唐祚肅代垂裳逆
顛雖殄藩鎮跋扈紫蓋黃旗各君其土羽檄
旁午中土動搖帝宸旰食遑恤吾饒天閭迢
遙豺虎攫噬饒民嗷嗷何怙何恃公從天授
五馬雙旌公名左徙民實更生駕風鞭雷磔
梟殲虎甘雨陽春萬象按堵公仁如天公政
如神張弛莫測天清地寧以教以養飲食偃
仰胥慶昇平室人抵掌曾未期月昇人奪公
扳轅何及歌斷陸鴻乃摩崖石乃勒乃勛乃

構乃亭有嚴有翼湖光斜陽宛見公顏長松
鳴飈恍惚公言惟亭仰止惟民思只千秋萬
年亭兮如始

重建唐忠臣張公廟碑

丘霽

饒有唐忠臣張公廟在郡城東面俯番江高
亢雄偉地勢壯觀水旱疾疫有禱輒應歲久
傾圮成化丁酉郡侯華亭吳公忱集好義者
出貲新之前廟後寢廊廡重門悉備規制落
成礪石請余言記其事余嘗讀公傳而論之

睢陽孤城實江淮保障令孤潮尹子奇皆唐
臣一旦背義擁賊兵數十萬臨之公撫羸卒
內無儲外無援徒以忠義激勵將士裹瘡百
戰累敗賊兵殺妾響士支持二載使賊不敢
逼江淮而郭李得成收復之功雖力不支城
陷而死其功鉅矣彼賀蘭進明許叔冀之徒
坐擁強兵不出救援雖不從賊其狐疑觀望
厥罪與潮子奇等也觀公大小四百戰斬將
三百降卒十萬餘用兵未常依古法械甲取

之于敵未嘗自修賞罰必信甘苦與共故能
以寡擊衆矧天道人倫之言學正義精炳如
日星豈獨愧服賊心也耶使公遇賢君相得
秉節鉞值此勳勦必仗忠義克復故土以還
天子比郭李更易易耳而乃沉于下寮只以
忠義之氣得人死力以成江淮保障之功雖
不以此易彼實天以全節付公彼不待旋踵
身膏草莽名實俱喪較公廟食天下芳名永
昌其于臣子勸戒何如哉余既論之復刻詩

于後俾郡民歌以祀公云嗚呼有唐初治克
昌天寶後載僭寵孽羗寵極而叛漁陽煽焰
河北列城烟烽迨遍公沉下寮忠氣于霄首
倡義旅抗子奇潮子奇潮屬均食唐祿一旦
從賊肆狂屠戮公守孤墉江淮要衝悉力保
障以遏賊鋒裂皆勇健裓瘡百戰南八男兒
以一當萬卒無飽飡兵無應援進明叔異擁
強坐觀賊衆旅進城危倉盡殺妾響士羸兵
益奮難不苟辭力不可支城陷被執視死如

歸公身雖靡公神不死廟食天下克享禋祀
薦福東山番水之于公廟在焉我民奉處一
新公廟有祈必告匪徒徼福用章名教我文
公碑我賦公詩歌以祀公公其歆之

重建止水亭碑

丘霽

綱常之道如日月麗天江河流地未嘗一日
泯也士君子體爲忠義雖顛覆之際挺然自
奮視富貴如浮雲輕一死於鴻毛使天下後
世聞其風者咸感慕興起矧忠烈之蹟著于

其鄉焉者乎左丞相江公萬里開慶間爲兩淮宣撫叅謀賦性峭直臨事敢言爲賈似道所忌景定庚申拜端明殿學士尋罷外任咸淳改元召赴闕進樞密院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涕泗拜留公以身掖帝曰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以此益忌公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公嘗旁出代對似道積怒謀逐公公亦四上疏乞祠詔知潭州復起公叅知政事尋拜

左丞相時襄樊圍急公屢請益師往救似道方諱邊事不從公遂力求去因歸鄉鑿池芝山後圃榜其亭曰止水人莫踰其意德裕改元元兵下饒公執門人陳偉噐手曰余雖不在位當與國存亡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池中積屍如疊明日公屍獨浮水上從者殮葬之年七十五也弟萬頃知南劔州時亦歸鄉爲元兵所執怒支解之未幾張世傑復饒上公事贈太師益國公謚曰文忠芝山

故居累罹兵燹蕩爲莽區惟止水池在郡人
故老至者靡不興嗟猶想見公之精神風采
而興復未克也今年春華亭吳公忱擢守是
郡得亭故址遂與二守古巢張公玘判守贊
皇安公積善謀復故亭于止水之陽屬霽記
之章示來世霽嘗慨似道專柄時執政者方
且諛悅取位稱頌功德獨公歷忤之至去位
而後已使皆如公之浮雲富貴必能悟主改
轍黜奸任賢宗社必不至于丘墟也及元兵

壓境一方守帥望風披靡賣降恐後使皆如
公之一死鴻毛必能死守襄樊天塹不下矣
天固不欲宋之振也可勝嘆哉公之去位死
節關係綱常如此想公烈氣精爽如日月江
河不可泯蝕而于故鄉棲止之地豈不眷戀
也歟矧一門兄弟死忠于國世所難有宜吾
郡人焄蒿悽愴如或見之蓋是亭之復匪直
郡人瞻慕殆將風勵天下後世俾凡食君之
祿懷二心者聞之寧不懼哉有關於世道誠

大矣復綴辭于後以俟祀者歌焉辭曰山鬱
鬱兮紫芝水泠泠兮湛池羨山水兮清且彝
公於是兮卜居昔乘龍兮遊帝鄉將往觀兮
恢八荒遇回飈而止兮奄忽其翔豈鬱邑而
侘傺兮痛宗周之不长歸尋故山兮爰鑿池
于芳圃匪逍遙而容與兮日忽忽其將暮阡
公身而死兮誓自止乎此紛總總而往兮一
門同其死時季方之被攣兮目眦裂而怒罵寧
捐軀以碎玉兮肯偷生而全瓦溘亭居莽蒼

兮雖罔厭夫人心儵興壞而起仆兮實有待
乎斯今亭復巖巖兮芝山同時池水漪漣兮
番水同涘公魂來歸兮懷故宇郡人不忘兮
薦芳芷公雖死乎其身兮彼溷濁而孰昌公
不死乎其神兮耿千百世而有光

太守靜涵張公去思碑

江和

江陰張公以象贄高第繇計部出典饒郡歷
七載遷江西度支以行七邑四民幾百千萬
戶所歌頌者不復殊不盡也謀所以壽公者

則在勒詞片石而以請於不佞和和則大耄
之人矣七年教澤敢曰不知而文采不宣則
亦非能言公者且自奏最賤封所爲公言者
再矣而於公何加與其爲吾言不如言七邑
四民之言而已矣其言曰吾儕何知但知我
侯之人爲從前所未有而侯之政爲後此所
必不可無是言也非久於宇下未有知其誠
然者也蓋國家承平至二百數十年習窳而
人玩求臻上治所在稱難而饒爲甚衝會重

地瀕江湖連山箐陶工所聚走利者如鶩又
當閩粵孔道冠蓋繽紛從風而靡易也欲與
爲矯變則難侯初下車輿從寥寥青衣藍縷
以紡具自隨人頗訝之澣衣粗食華美之物
一無所供芻蔬束薪與直溢於市價人又訝
之而自侯出之甚安也常顧其胥役而言曰
此間冷落若有家計且去而去者半矣受詞
有期不過數紙質成而勢昂者或抑似其有
成心何心哉負勢者先擬一勝地而侯以理

持平所謂人無常而徐公自有常也歲不聞入一贖日不聞扶一人鄱水清甘藹藹如也藩王師其德縉紳事其贄而寅屬樂其職饋遺絕矣請謁不行過客卽極赫奕給役之外一無所贈不惟不憾而反以爲贄其冰操之共信也有如此旌孝弟勸力田清賦役嚴城守期與民食無事之福時聞他警諸生有上書談兵者謹謝去民間疾苦日夕以籌如舡埠馬差三途並苦漕糧則軍民交厲方箭則

上下俱窮公皆爲之審權宜計長久積弊一更人蒙其休焉小民恃其平易睚眦之忿亦且愬之黃堂悉爲平遣去所屬各職下及簿尉所有事皆萃於公他郡疑案上臺間以相畀太守勞乎哉乃辰而出午而退申而出終酉而退事事咸理而靜穆者自如史稱劉穆之五官並用以觀於公差狂妄至若劉弘化行江漢一紙贄於數萬甲兵公眞其人也教士七年則如一日四經試事務以求才一月

兩課細閱深談寒暑不輟建閣兩庠鑿河十里以助地靈科名大振乃其培植則不僅數十年計也文行相迪無敢一言及私然而士氣甚貴皆有以自養云越二年公自上都來過饒謁豸臺士民懽呼塞道輿不能前公露冕示之若釋子之依慈母至午夜登舟江于一帶燈火相隨漁村葦舍亦望而嘆息怪其不我信宿民情亦大可見矣天子旋晉公領江南漕督或兩都或中河偶見饒民殷殷垂鄱陽縣志

十三卷

六十六

問真父母之念子孫也如是者果可以言盡乎而亦有以約言盡公者曰公之清畏人知凡所到處則思濟人不待其言亦不令其知所謂中心安仁者矣人爲從前所未有而政爲後此所不可無信斯言也卽碑以無字可矣

芝山書院碑

張允掄

氣節天下之楨幹也招不來麾不去輔弼之臣死忠臺諫死言封疆之吏死捍禦有民社

者死官守是皆氣節也善乎古人虛實之論其於楨幹之義切矣君奭曰天惟純佑命則商實孟子曰不信仁贖則國空虛空虛者無可恃之謂也氣節不振人皆以戀官全軀保妻子爲心而無上不負天子之意是故利可誘害可怵生可倖死可奪一旦緩急掉臂而去而天子猶儼然於萬國贅旒之上自以爲尊且安者特寄焉而已爾學也者學爲氣節也忠孝仁義入道之名多必有浩然獨往者

振拔其中然後可以有立故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芝山書院爲郡大夫及諸生講學之所與胡先生祠近余時一詣講而顧瞻忠臣之几筵榱桷未嘗不徘徊愴慕想見其爲人攷書院創於萬曆之乙卯歲祠創於萬曆之乙亥歲其時相後先蓋先生之忠彰而饒人之學奮同聲相應之理也學必有宗宗胡先生而可矣或曰士生盛明之世殺身成仁無所取之余曰不然學先生者豈必其遇哉學

其浩然獨往者而已矣諸生得志行道爲輔
弼之臣爲臺諫爲封疆之吏爲有民社者所
遇不一而循職盡忠致身君上大節不奪異
事而同歸若此者先生之徒也院中有五先
生祠而史公桂芳列其次蓋理學也遯公之
先與胡先生特爲聲氣當時奸黨禍熾天下
噤口以死事諸君子爲諱而秉中先生家纂
其逸事特詳其私心嚮往若此學者知宗史
公而不知祖述其繇來掘井而不及泉也諸

生勉乎哉余嘗訝胡先生歿而其學不傳傳
之者女貞姑耳觀其困頓功臣家崎嶇二十
載髡髮塗面以自沉晦及放還依王安人紡
績自給含辛茹苦終身不字鄉人饋食則痛
哭思念先生年五十六而以處子終此其氣
節雖烈丈夫何以加焉蓋古今所稱喪氣毀
節賣人國而以身取寵榮者莫如五代之馮
道歐陽修立論醜其出處至援負骸斷臂之
婦人以羞之其慷慨悲激有維持綱常名教

之指焉學者不能爲貞姑卽馮道不能如李氏歐陽修氣節表異當代觀其推重范希文以同道爲朋而斥辱高司諫至以爲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此在後世不知嬰何等奇禍而罰止謫官卒得代用文章風猷震天下以榮名終嗟乎慶曆諸君子所遇之時不同也當其不遇去官殺身戮妻子可也氣節逆而取者也當其遇尊其官榮其身福庇其妻子可也氣節順而全者也若夫時值其逆而以

順爲正甘同妾婦靦顏喪耻若長樂老者氣節殆盡耳古今臣品與遭時大約有此三等後之人學爲胡先生而彈於去其官殺其身戮其妻子也則慕歐陽修慕修而不遇慶曆之朝之盛也則慕馮道慕道而尊其官榮其身福庇其妻子者舉世皆是吾見長樂老足以號召天下士類而廣其學也噫嘻諸生何從焉

鼎建通惠橋碑

王言綸

昔子產乘輿濟人孟子斥其不知爲政蓋以
惠之所及者狹而小也然居君相之位操可
爲之權則役民動衆鳩工庀財順時令而告
成功其爲力也易降而鄉士大夫或有其心
而無其力或有其力而無其權欲使辰角見
而除道天根見而成梁亦已難矣又况等而
下之至于齊民逸叟亦得與國家分興築之
功濟病涉之衆不更難哉不更難哉饒之有
景鎮固天下噐用所利賴也然平舫巨艦相

望于江河者皆自鎮而南唯南九二屬及鄱
之西北鄉人肩摩轂擊纍若屬路者則自西
而東而鎮西二十里有巨川焉其源出于浮
之西鄉流下滙于郡之大河渡涉之處厥名
羅家灘春夏時或泛漲其深遂不可厲秋冬
水落石出而其石峻嶒若戈甲嚴霜沍寒之
候凍徹肌髓則又淺不可揭者夫以數郡邑
必不可不由之道數萬人必不可不涉之津
而又遇泉洌石嶮萬難泳游之苦其不至于

老弱踣仆者何可得哉鄱人業陶于此者百十輩莫不有利濟之心獨有久于業而豐于財者曰周藍田慨然以建梁爲己任爲之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畧基址數年于茲蓋費以二千計久之獨力弗贍竟賫志以歿于是鄱浮二邑諸同志作而曰若亦仁人哉然欲以一人之力擅博濟之功則費侈而告成難孰若羣策羣力可以矢公而立效也吾儕可不勉乎哉爰集乃衆爰庀厥材凡一得之見

儋石之助莫不悉陳于前而獲竟其用與斯工者約數十餘姓千百餘人董之者則張元祖胡繼志潘應元潘世榮王三聯也始于癸卯七月之丙子訖于甲辰之冬然後告厥成功焉先是羣議因周氏舊基以圖其終凡四柱三洞有新安巧工余子泰者以爲厥址不堪遂鼎而新之北遷十餘步益至六柱而洞其五水以分流庶得殺其衝激之勢嗣是遂可歷年無疆不可謂非神啓其衷也然是役

也非藍田則莫爲之前非諸人則莫爲之後
莫爲之前雖衆不成莫爲之後雖善不終今
也熙熙穰穰知往來之利忘褻裳之勞比之
操舟架木奚啻天淵然又出于齊民逸叟無
君相之位可爲之權而實過于鄉士大夫之
力擬于順時布令之功抑何偉歟故勒曰通
惠取其廣且大乎乘輿之濟云爾是爲記且
從而銘之曰滔滔河廣一葦奚航誰其砥之
橋峻且長于萬斯年于萬斯世兮與嶽瀆而

鄱陽縣志

十三卷

七十二

爭光

詩塚

宋 濂

魯修學詩李存先生先生以文雄江東獨奇
修修有詩朋十人皆緣情善賦番數罹兵燹
懼其詩失傳埏埴爲甃刻痊山中痊已屬金
華宋濂勒銘其上銘曰河清嶽明効神之靈
何蕤綏兮烏文龍章於粲其英昌厥辭兮冥
智斂眞返諸至神霾黃墟兮泄爲醴泉三秀
千眠含眞符兮番山可彝番水可移道如初

兮

刻按魯山修中字未志言敏芝樂山平也人郡宋志銘加其詩芝塚字序遂稱
相傳詩古塚在陽芝地山或馬端臨山稱番水陽爲人據是不
也此銘樂平志已收姑仍存之以俟再考

鄱陽縣志卷之十三終

鄱陽縣志

十三卷

七十三